

主持人语(雷永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长期以来,人道主义在我国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故而对它的研究极弱。但是,随着世界形势和国内现实生活的演变,人道主义愈益显出其重大意义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今世界,必须以人道主义呼唤人类良知,必须以人道主义为人类追求的根本目标。为此,我们就更应该加强对人道主义的研究。

我们“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课题组成立于1995年,至今已近10年。课题组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工作;在国际人道主义与伦理学学会的帮助下翻译出版了一套《人道主义研究丛书》(共三册),经多年潜心研究和写作,如今50余万字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纲》已近完成;多卷本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丛书》已完成第一、二卷,后面几卷也在写作中。为了及时与学界交流,我们将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成果发表于此,希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重评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

雷永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东方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89)

【摘要】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极其丰富,但一直被贬为空想和反动,对此应予以重新审视。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对人性的分析,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其中包含空想的成分,也带有宗教的色彩。同时,它也包含有丰富的现实主义的内容,包含有对人类道德状况的深刻思考。托尔斯泰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努力实践其人道主义原则,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关键词】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神性生命;道德自我完善

中国分类号: B82-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919(2004)06-0043-08

Reevaluation on Lev Tolstoy's Humanist Thought

LEI Yong-sheng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China Youth College for Polit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Despite an extremely rich one for Tolstoy's humanist thought, it has been always devalued as an empty and reactionary vision. Hence reevaluation on the thought is necessary. The fundamental content for Tolstoy's humanist thought includes: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self-consummation of moral, and negated violence against evil. Some factors of empty vision and religious style are naturally contained in the thought. Meanwhile, it also contains rich realist content, and deep reflection on the moral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 Tolstoy always identified his act with his words through practice, and attempted to fulfill his humanist principles. In this sense, he is a great humanist.

Key words: Tolstoy; humanism; theological life; self-consummation of moral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已成为俄罗斯文学界的共识。但是,对其人道主义思想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许多研究者都是肯定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而否定其人道主义思想

收稿日期:2004-07-16

作者简介:雷永生(1936-),男,辽宁新宾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西方及俄罗斯哲学。

的,或者只肯定其人道主义思想中同情劳动人民、反对专制统治和农奴制的思想,而对其人道主义思想中的主要内容却是否定的。例如,由曹靖华先生主编的《苏俄文学史》中,当谈到《复活》时有这样一段话:“聂赫留朵夫的完全‘复活’,从作者的主观上来说,是以主人公手捧福音书,深深领略了福音书的教义而完成的。这时他相信,如果《登山训众》中列出的五条戒律一旦被执行,‘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会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在这里集中反映出托尔斯泰空想的、反动的学说的内容,诸如‘不以暴力抗恶’,向‘精神’的呼吁,‘道德自我完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禁欲主义等等。”^①这些话几乎完全否定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当人类进入新的世纪时,需要对此进行一番新的审视,从而求得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价。同时,这不仅是对托尔斯泰的评价问题,还涉及对于一般人道主义的看法,即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否空想和反动的问题。

—

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在他的生活中,而且还表现在他的许多理论著作中(如《论生命》、《上帝就在你们心中》、《什么是艺术?》、《论饥荒》、《可怕的问题》及《忏悔录》等)。综观这些,我们可以说,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相当完整,极富个人色彩。赛亚·柏林的一席话可以帮助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他说:托尔斯泰“不是景慕西方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不是斯拉夫主义者,易言之,他不是基督教君主政体与民族主义君主政体的信徒……他也像那些激进人士,素来谴责政治压迫、武断暴力、经济剥削,以及一切在人间制造与维持不平等之事。但是,‘西化’眼光的其余部分——知识阶层意识形态之核心,诸如凌掩一切的公民责任感,以自然科学为所有真理法门的信念,对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民主、物质进步、世俗主义的信念,这团著名的混合物,托尔斯泰早年已率直拒斥。他相信个人自由,而且的确也相信进步,不过,是在他自己的奇特层次上相信。他鄙视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更痛恨他当代的右翼党派。”^②

具体说来,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与18~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一样,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寄予极大的同情,对于专制制度和农奴制非常敌视,对于社会不公极为愤慨。这种俄罗斯文学中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托尔斯泰这里体现得更加明显。凡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对此都会深有体会,这里无需赘述。

第二,对人性的探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近,托尔斯泰也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但他更具体地对人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性中既有与神类似的神性方面,也有与尘世万物相仿的动物性方面,二者缺一不可,这是由人的生命决定的。他说:“人身之中,存在着动物性的生命,动物性不能算是人的生命。而只按照上帝意志的生命也不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动物性生命和上帝生命的组合。”^③不过,二者在人的生命整体中的地位和大不相同的,动物性生命并非人的生命的真正内容,决定人之为人的是神性的生命,而非动物性生命。动物性生命即为人的躯体,这个躯体仅仅是生命整体的工具,它在人的生命过程中不断地损耗,最后结束于死亡,因而它是有生有死的。只有神性的生命才是不朽的,它不随人的躯体的生死而生死,它的具体体现就是人的神性,亦即向善的道德追求。托尔斯泰认为,由于动物性的躯体具有各种欲望,这些欲望的满足会产生快感,因而人们常常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幸福所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描写了大量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官员们,还是商人们、地主们,都沉浸在吃喝玩乐之中,千方百计地满足各种欲望,或者拼命地赚钱,或者拼命向上爬,不顾廉耻,丧尽天良,为的是过上他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动物性生命遮盖了神性生命,所以道德堕落,最后像动物一样地死去。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这些人的生命在向动物性靠近,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人,也不了解真正的生命是什么。

那么,人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呢?人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呢?托尔斯泰明确地说:“只有

^① 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参见刘宁:《托尔斯泰散文》(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把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上帝的子民从动物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有子民向天父不断靠近,才构成了基督所说的生命。”也就是说,在动物性生命和神的组合中,“这个组合越向上帝靠近,它就越有生命力。”^①人在自己一生中应努力向上帝靠近,净化自己的心灵,这样才能挣脱动物性的束缚。有的学者以《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和安娜两个人物的对比很好地说明了托尔斯泰的这一思想:列文迷惑于死之奥秘,进而苦苦地追寻生的意义,他试图放弃部分财产,尝试与农民一起劳动,想在平凡的生活中体验生命的价值,但并不能解除苦恼。农民普拉东的话启发了他:人应该“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他终于明白: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秘存在,“神力的明确无误的表现,就是藉着启示而向人们显露的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在我的心中”。这样,列文在向神靠近的过程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新生。安娜没能获得这种新生,“因为她过于关注个人的幸福——几乎完全以身体幸福的获得为满足,从未感受到内心神性的存在,也从未通过理性的方式去寻找过心中的神性,从未有过向神性靠近的努力,所以,安娜最终只能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走向死亡,走向作家早已预设的一个结局。”^②

第三,道德的自我完善。在托尔斯泰看来,人之向上帝靠近的过程也就是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他说:“按基督的学说,真正的生命在于最大限度地接近每一个人在内心中发现并意识到的天国的完美,在于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意志同上帝的意志的融合。”^③这是一个人人自己可以实现且只有自己才可以实现的过程,而不是如教会所说必须要通过神职人员才可能实现的过程。在这方面人人是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才有“道德自我完善”的命题。

托尔斯泰晚年曾被东正教会开除教籍,因为教会认为他背叛了基督教。我们可以说,教会的这一决定合法但不合理。说它合法,因为托尔斯泰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因为他基本上不遵守教规,并且时常批评教会的礼仪;说它不合理,因为他又的确是基督学说,特别是福音书的虔诚信徒。他受到新教神学的很大影响,力克东正教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将理性主义引入他的道德和宗教理论之中。在他看来,向上帝靠近,亦即道德的自我完善,就是追求真理,而“承认某种真理或者不承认它,并不依赖于外部的条件,而依赖于存在于人的自身之中的别的原因”^④。这又涉及到人的自由问题。托尔斯泰反对把自由绝对化:“人的自由不在于他可以不顾生活的进程,摆脱已经存在着的、正在对他施加影响的原因而去完成某些随意的行为,而是在于他既可以承认向他揭示出来的真理并且遵行它,从而成为一个自由的愉快的事业的建造者,这个事业正是上帝和世界命运所要完成的无限的永恒的事业。或者他也可以不承认这个真理,从而变成它的奴隶,并且被强迫和痛苦地走向他不想去的方向。”实际上,不管人们如何选择,最终都要走上真理之路,因为“真理不仅指明了人类生活的道路,而且打开了人类能够按其前进的惟一路途。因此,所有人不可避免地、自由地或不自由都必将走上真理的路途:一种人自动地完成着他命中注定的事业,另一种人不情愿地服从生活的规律。人的自由便在这一选择之中。”^⑤在他看来,不论路途多么遥远,人类终究要走向真理的王国。这表现了他对真理的信心。而要想获得真理,就必须依靠理性,因为只有理性才能分辨真理与谬误、真实与虚伪。由此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托尔斯泰把理性主义引入他的学说的缘由:理性在道德自我完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能够认识真理的理性是引领人类实现自我完善的量,如果没有理性,人就会分不清动物性和神性,就会被感性欲望支配而追求动物性躯体的幸福,受到那种幸福的浸润,从而让动物性湮没了神性,那还何谈道德自我完善呢?

除了理性之外,道德自我完善还要依靠爱。托尔斯泰不仅把上帝理解为真理,而且将其理解为爱。上帝爱人,爱生命,所以把自己的这种本质植入人的生命之中。上帝之爱与人的动物性躯体由于欲望的满足而产生的、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爱是根本不同的,后者永远也达不到对上帝的爱和对他人真正的爱。但是,获得这种纯正的爱需要有一个过程:最初,当人接受了基督教义时,“基督

①②③④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参见刘宁:《托尔斯泰散文》(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3、170、173页。

的学说使人转回到最初对自己的意识上,但这已不是那个动物的自我了,而是上帝的自我,天国的火花,是作为上帝儿子的自我了,同样是一个上帝,像天父一样,不过具有一副动物的外形。对自我就是上帝的儿子的认识,对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爱的认识,可以满足扩展爱的范围的所有要求,而这正是社会集团性生活观念要引导达到的要求。这样一来,在为了解救个性而不断扩展爱的范围的情况下,爱便成为一种必需,便会同某些对象联系在一起,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人类。”托尔斯泰认为,此时所获得的的爱尽管是可贵的,但却是初级的,从实质上来说,并不符合基督的学说,因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爱不是必需的,不会和任何东西联系在一起,而仅仅是人的心灵的一种本质的天性。人去实施爱,不是因为他爱某一东西、某一物时得到了益处,而是因为爱是他心灵的本质,因为他不能不爱。基督的学说向人指出人的心灵本质是爱,人的幸福不是因为他爱了什么才获得的,而是因为他首先要去爱万物之源——上帝,他通过爱在自身中认识到上帝,并因此而爱所有的人、所有的物。”^①可见,这种爱与人的现实利益无关,而是与人的信仰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人“失掉了上帝及爱,人便不能爱所有人及所有物。失掉这个基础,将使人之爱堕落成为利益性的和回报式的感情施舍。”^②

第四,“勿以暴力抗恶”。由道德自我完善理论必然会推出“勿以暴力抗恶”的论断。托尔斯泰说:“理智即上帝……理智是我借以看见事物的一束光(流明),为了不至于迷路,我从不逾越它。因此,对我来说,爱上帝的就意味着爱理智之光;为上帝服务就意味着为理智服务;靠上帝意味着在理智之光的照耀下生活。”这是说理智(理性)的重要。接着他又说明从理智(理性)与爱出发会得出什么结论:“这种理智的实质在于:幸福不表现为造成别人的哪怕是极小的一点痛苦,而表现为直接促成别人的快乐和幸福。照我看来,它在这一方面可以最简明地表达为:幸福在于勿抗恶、宽恕和热爱他人。这不是一道命令、一条规定,而是确定在基督教理智之光照耀下的幸福是什么。如果人们不害怕这种光,那他们的意愿就会自然而然地向它追求。”^③可见,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是从理性和爱出发的,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世界而提出来的。英国著名的托尔斯泰著作的翻译者和研究者艾尔默·莫德指出:“他十分真诚而本能地坚持的立场,与他的目的是完全符合的。他向全世界宣布,他的目标是一个道德和宗教的目标,他谴责使用暴力。他也谴责作为国教的俄罗斯-希腊正教教会,以及支持它的政府,特别是整个服兵役制度——使理性和良心服从暴力的突出的例子。”^④关于他的理想及其实现,他在因被开除教籍而致东正教神圣宗教会议的复信中说:“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中的每个人,只是助长人生底爱,我相信在这人生中,发展我们底爱的力量,不啻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是更完满的福乐;我相信这爱底生长,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尘世建立起天国,换言之,是以一种含有协和、真理、博爱的新的系统来代替一种含有分离、谎言与强暴的生活组织。”^⑤在那个原来的生活组织中所含有分离、谎言与强暴,皆是由于动物性利益支配着每一个人,“动物性利益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命,这些利益永远是在争斗着。”“所有的人反对每一个人的斗争,每一个人反对每一个人和所有人的斗争,就是这个以时间和空间为条件的生命的规律。”因为“任何肉体的幸福只有在在一个生物损害另一个生物时才能获得。”^⑥因而在那种社会中,暴力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性的现象。托尔斯泰设想,如果“理性意识向人指明一切相互搏斗着的人的灾难,向人指明动物人的幸福不可能有,而他惟一可能有的有这样的:任何人之间不会有争斗,幸福不会终止,不会满溢到令人腻烦的程度,不会预感到死亡,也没有死亡的恐怖。”“理性给人指明人身幸福之不可靠,并且留下一条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活动就是

① 托尔斯泰:《上帝在你们心中》,参见《托尔斯泰散文》(上),第162~163页。

② 参见陈建功:《作为新生命观的信仰》,载《基督教文化评论》,1999年,第9期。

③ 参见《托尔斯泰文学书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2~673页。

④ 参见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参见《巨人三传》,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399页。

⑤ 托尔斯泰:《论生命》,参见《托尔斯泰散文》(上),第124、120页。

爱。”^①只要人们听从理性意识的劝告,放弃动物性利益的追求,在爱上帝的基础上对别人施之以爱,就能彻底消灭万恶的暴力,建立一个协和、真理和博爱的新的生活系统。而在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不能用增加暴力的方法来消除暴力,用暴力行动去消除暴力就是在原有暴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暴力。因此,减少暴力这种恶的惟一办法就是不使用暴力。

“勿以暴力抗恶”原则不仅与托尔斯泰的道德理想紧密相联,而且它自身也不是简单空洞的。它含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现实的暴力统治的抗议。暴力是恶,现实的暴力是现实的恶,这是此原则的基本要义。正是基于这一要义,托尔斯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尖锐地揭露了现实的暴力之残酷与丑恶。他揭露“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持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揭露监狱长和看守们“十分心安理得地用尽一切力量去虐待人们”,揭露那些将军们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监禁在地牢和单人牢房里,而且把这些人囚禁得不出十年就死掉一半”,揭露他们“为了消除一个真正危险的人,宁可利用惩罚来消除十个没有危险的人”,等等。艾尔默·莫德概括说:“‘不抵抗’的学说意味着不得以暴力强迫任何人做他不愿做的事,或使他停止做他喜欢做的事。这包含不赞成雇用警察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一切刑事或民事诉讼,征收一切并非出于自愿的赋税,以及使用暴力保护生命或财产。”^②在《托尔斯泰传》中谈到《天国在你们心中》时,他说:“这部著作的要点是:凡是使用暴力、制造战争、保持监狱、通过刑法,并以强迫人民纳税来抢劫人民的政府,基本上都是不道德的。它们是为有钱有势者的利益而存在的,对于穷人只能造成损害。它进而主张,我们的责任是拒绝和这样的政府有任何关系,不管是当选举人、官员、部长、警察,还是当士兵。”^③其二,上面所引之话已经涉及这一原则的第二个方面,即对如何铲除暴力的思考。托尔斯泰认为,暴力是恶,即使为了铲除暴力之恶也不能使用暴力,因为铲除暴力的暴力也是恶。如果以暴易暴,最后仍然是暴力统治,仍然是恶的世界。所以,“要取得实际上的自由,不能靠街垒,不能靠杀人,不能靠任何新的暴力机关,而只能靠停止服从他人的意志。”而要使人停止服从他人(首先是作为以暴力进行统治的国家)的意志,那就要使人在理性上掌握真理,“使他们自己和他人从那些掩盖真理的谎言和伪善中解放出来——无需暴力和冲突,那些使人们痛苦,并且仍然以更大的悲惨恐吓着人们的虚假的社会组织便将来它的末日。于是,天国——至少是人们在在自己的意识里已经有所准备的它的初级阶段,便将实现。”^④在他看来,让人们掌握真理是最难的,但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也就用不着使用暴力了。你想,如果那些官吏、军官、士兵、狱卒、贵族、地主、资本家,甚至沙皇,都认识了真理,都良心发现,都舍弃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旧的制度自然就会崩溃,托尔斯泰的理想也就自然实现了。

二

长久以来,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一直被看作是空想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的《苏俄文学史》中的评价。在人类走过漫长的历史道路以后,在人类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的时候,原来的那种对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评价恐怕很难成立。

毫无疑问,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含有空想主义成分,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现实主义成分。同样,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含有浓重的宗教情怀,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对人类的生存与幸福的深深关切。而且,对其所含有的空想主义和宗教情怀,更不能得出“反动”的评价。

① 托尔斯泰:《论生命》,参见《托尔斯泰散文》(上),第124、120页。

②③ 参见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下卷,第855页。

④ 参见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96~297页。

前面说过,这里不仅是对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评价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对一般人道主义的评价问题。所以,需要把论述扯得离托尔斯泰远一些。在以暴力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人道主义从来就被认为是空想主义的,因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反对暴力(或者主张有节制地、以达到制止暴力为限度地使用暴力),这与此等社会之基础恰恰相反。可以说,人道主义正是对暴力统治的反动。也正因为如此,人道主义就必然为把暴力当作必需手段的阶级、集团、政府或个人(当然是领袖人物和他们的思想家)所不齿,或者伪善地承认而实践中根本不屑。事实上,正是由于在漫长的暴力统治的历史中,人类才体悟出做人的应有之道,体悟出从善与为恶的根本区别,因而才有对人之善根的发掘,才有对人类之爱的呼吁。比如,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之产生,就是由于罗马帝国的暴力统治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人道主义之产生则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神权统治的反抗;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传统也是在沙皇专制制度统治下形成的。从这方面来看,人道主义思想有着丰富的、鲜活的现实内容,其中包括:对人类长期遭受暴力之苦的深刻反思,对暴力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之强烈抗议,对人性之深刻探索,对人类的善良本性的肯定,对人类之可塑性的肯定等。就此而言,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含有丰富的现实内容,是不容怀疑的。应该说,对于包括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在内的人道主义思想,绝不能从总体上确定为空想主义,而应做细致的分析。

那些认为人道主义是空想主义的人,常常以人道主义原则无法实现为依据而否定它。其实,这也是抽象、笼统而片面的。实际上,从古至今,人道主义的思想原则不是完全不能实现的,而是在逐渐实现着,人类越来越朝着它所指引的目标前进。难道不是吗?从野蛮人的“血族复仇”到“种族歧视”再到种族融合,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血汗剥削制度到八小时工作制,从“坑杀降卒”到优待俘虏……甚至在人类对罪犯的刑罚的演变中也可看到人道主义因素的扩展——从各种酷刑的不断废除到死刑的人道化再到死刑的废除。现代世界越来越坚决地抗议和反对不人道和反人道的暴力行为,越来越与一切非人的暴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世界真正的进步,这是人心的进步、人的精神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日益人道的世界。

今天,尽管暴力仍在世上猖獗,但是,人道主义思想却更加深入人心,不仅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人道主义事业之中,而且他们还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从这些为人道主义事业奋不顾身的人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影子,而且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然而我们在现实的人道主义者身上,难道不能看到这一学说的力量吗?在这一学说中,托尔斯泰对于两种不同的爱作了区分,将基于个人利益、需要和喜好所产生的爱与出于人之本质的、纯洁的、超越于个人利益、需要和喜好的、不图回报的、非工具性的爱严格区分开来(在托尔斯泰看来,前者是基于动物性生命,后者则是基于神性的生命),这不仅可以分清爱的不同层次,而且可以引导人们明确自己道德完善的目标。实际上,在托尔斯泰那里,最高的爱,即基于神性生命的爱,纯洁的、无私的、超越尘世的爱,也就是善,甚至是至善。爱与善在这里是统一的,他在这里为人道主义设定了一个崇高的境界。尽管这个境界很难达到,但是它却可以使人们的道德得到不断的升华。(在《复活》中,无论是玛丝洛娃,还是聂赫留朵夫,都通过艰苦的历程使自己的道德精神——神性生命开始复活,并在不懈的努力之中,使之愈益净化、升华,直到道德精神完全复活。)这一思想并非是空想主义的、不现实的,古往今来,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者为了这一伟大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所体现的爱,就是那种无私的、纯洁的、不图任何回报的、广博的爱。在当今这个拜金主义盛行、世风日下的世界里,在许多人都被利益蒙住了眼睛的社会里,托尔斯泰所倡导的道德自我完善,正是一切正直的人都应提倡和遵循的,我们怎能因其实现之难而宣称其为空想呢?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托尔斯泰本人就并非空谈家,而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妻弟别尔斯曾说在1887年见到托尔斯泰时,他“已成为爱你的邻人这个思想的化身”。他竭尽全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放弃财产,兴办各种慈善事业,亲事农耕,组织全家人投入救灾,善待农民及一切贫苦之人……总之,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关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的宗教性问题。一般地说,把人道主义理想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不免陷于空想。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宗教人道主义,各种宗教人道主义思想中包含着非常宝贵的内容。就以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说,它以上帝为人道世界之保证,看似荒诞,然而,只要你认真分析其具体内容,就可看到非常可贵的东西。第一,他不是把上帝看作一个简单的人格神,而是将上帝与真理、至爱、至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理想的道德境界。在他看来,人性之善即来源于这一境界,这就是他所说的“神性的生命”。当然,这种说法具有神秘主义的因素,它并不能说明善之真正来源。不过,至今学界也还不能对这个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各种理论,包括无神论者的解释,都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注重对这种来源的解释,也不注重上帝这一名称的特殊含义,而是注重爱与善的培养与升华,注重真理的追求。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改造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实现。如果非要追问“上帝”的特殊意义,托尔斯泰则将其视为人类之道德楷模,人类在道德上获得拯救的指路明灯——“救世主”,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对象。第二,如果我们将这一崇高的道德境界中的上帝剔除出去,更可见到其意义之重大。在这里,他将真知、至爱与至善结合起来,为至善提供了一个衡量的标准和达于至善的途径,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贡献。苏格拉底弘扬至善,但是他将善与知结合在一起,因而他是以知来衡量善的,真知即至善。这种理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因为有知者未必能够达于至善,甚至未必达于善。基督教弘扬博爱。西方的基督教神学经过理性主义的冲洗,又包含了浓重的理性主义因素;因而在基督教中包含有理性、至爱与至善等重要因素。它要求信徒在爱与真的基础上行善,但其尚没有将真理、博爱与至善非常明确地结合在一起。托尔斯泰对此的认识则非常清楚,在他看来,广博的、无私的、不图回报的、施于每一个人的爱,是最圣洁的,因而是至善。要想达到博爱与至善,则必须唤醒“良知”。能够分清是非、辨明善恶的“良知”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它“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只不过常常处于沉睡状态。这种沉睡状态常常使人看不清它的存在,事实上,“尽管这些人的良知在沉睡,可是它依然存在着,并且随时都会觉醒。”^①只要它觉醒了,人就会去寻找真理,并为真理而献身。所以,人的最高道德境界就是获得最高真理,达于至爱与至善的境界,这个境界不是神秘莫测的天上王国,而是在现实世界所实现的人间天堂。

其实,托尔斯泰的宗教感是比较差的。俄国神学家弗罗洛夫斯基在其名著《俄罗斯神学之路》中说道:“托尔斯泰确实具有传教士或道德家的热情,但是,他却毫无宗教体验。托尔斯泰根本不是宗教信仰者,他在宗教信仰方面平庸无能……托尔斯泰读过使徒行传,又读过教父和禁欲主义者的作品——全部重新进行选择 and 挑选,删去一些宗教信条和奇迹,这正是改造过的基督教体系。”接着,弗罗洛夫斯基选录了托尔斯泰在1855年3月5日的一段日记以证明他的观点。这则日记说:“关于神灵和信仰的谈话使我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宏大的思想,我感到自己能够献身于实现这一思想。这个思想——新宗教的基础,它符合人类的发展,符合基督教的发展,而这个基督教清除了信仰的神秘性;这是实践的宗教,不许诺未来的快乐,却给予人世间的极乐。我明白,只有几代人为此目的而自觉地工作,才能实现这一思想,将这种思想代代相传。总有一天,人们的热情和理性会实现它。我希望有意识地统一人们的宗教信仰,这就是我的思想的出发点,它激发我的热情。”弗罗洛夫斯基评论说:“在这里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存在着某种相似。”^②他又说:“托尔斯泰的学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道德实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颇像斯多葛派……托尔斯泰使自己的基督教世界观完全脱离了福音书。他按自己的观点校订福音书,轻率地删减并修改了福音书。对他而言,福音书是很多世纪以前由‘缺乏知识和迷信的人’编写的,不能全盘接受。”^③托尔斯泰用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去审视基督教的经典,的确使他的“新基督教”过于理性而缺乏神秘,就像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一样,没有多少宗教的特征,因而必然被教会视为异端。就此而言,托尔斯泰最终被开除教籍,

^① 参见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②③} 参见(俄)弗罗洛夫斯基:《俄罗斯神学之路》,巴黎,1937,俄文版,第404-406页。

这并不是对他的冤枉,而是他“罪”有应得。

至于“勿以暴力抗恶”原则,也包含有宝贵的内容,不能一概否定。在阐述这一原则的内容时,托尔斯泰充分地揭露了暴力对人类心灵和肉体的严重危害,从而确定暴力是最大的恶。正因为暴力是恶,所以他坚决反对一切暴力,即使为了铲除现实的恶,也不能使用暴力,因为以暴易暴,最后仍然是暴力的胜利,而不可能铲除恶。他的这一思想当然是走极端,因为铲除现实之恶,仅仅诉诸于不合作,诉诸于说教,常常无济于事;或者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原始基督教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它对罗马帝国的高压采取不抵抗态度,多少基督徒被屠杀,甚至被投入斗兽场,让狮子吃掉)。因而在不使用暴力就无法铲除恶的情况下,也不能绝对拒绝暴力的使用。这样说来,托尔斯泰的这一思想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吗?否。他的这一原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郑重告诫人们暴力是恶,它有巨大的危害,因而,要拒绝它。我们在充分考虑人的现实世界的状况后,可以把他的警告延伸为:对于暴力,要尽量不使用,要谨慎使用。如果非得使用暴力不可,也要以达到目的为限;在达到目的时要即刻停止使用;而且还要努力消除使用暴力所带来的恶果(包括物质上的和心理上的);特别要防止将暴力手段永恒化、合理化,以致将其变成目的——由于暴力手段是消除目前之恶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手段,它就会使得一些人对之产生偏爱,以为它是世上除恶的最好的手段,由爱好而忘乎所以,以至完全不去理会托尔斯泰的警告,将暴力由有限的手段变成目的,任意使用暴力,结果这种为了铲除恶所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便获得了普遍、绝对的意义,这样也就使其转化为完全的恶。托尔斯泰大力揭露暴力之恶的本质,对于人类具有永恒的意义。尽管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推崇黑格尔关于恶在历史上的作用原理,但是恶终究是恶。恶,尤其是暴力,总是给人民大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总是造成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总是对人性进行极大的扭曲,因而人民从根本上是厌恶恶的,是痛恨暴力的,总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暴力越来越少,希望尽快地铲除恶。总有一天,人类会从根本上拒绝暴力,拒绝歌颂暴力、战争和一切的恶。托尔斯泰满怀信心地希望:“暴力的使用越来越少,很明显,暴力最终必然会消失。”^①

总之,对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应当从道德的角度和历史的角
度重新对之进行审视,应当细致地区分其中所包含的激励人类为善的道德因素和确实为空想、一厢情愿的成分,而不应单纯以阶级斗争的观念对之全盘否定。

[参 考 文 献]

- [1] 曹靖华.苏俄文学史(第1卷)[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570.
- [2] 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285.
- [3] 金亚娜,等.充盈的虚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04-105.
- [4] 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下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856.

^① 参见托尔斯泰:《上帝在你们心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责任编辑:任天成)